

林琴南之初著
黑奴籲天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四版

黑奴額天錄(全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九角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廈門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香港 蘭州 衡陽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廈門 蘭溪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原 著 者
 翻 譯 者
 圈 點 者
 印 刷 者
 發 行 所

美國女士斯士活
 閩縣 魏林
 桐城女士吳芝瑛
 上海棋盤街
 文 明 書 局
 上海棋盤街
 文 明 書 局
 上海棋盤街
 文 明 書 局

中華書局

黑奴籲天錄卷三

美國斯士活原著

閩縣林 紆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二十章

一日向晨。亞妃立正。僮億理家政。忽聞聖格來呼之。亞妃立至樓窗之上。見聖格來招手曰。姊下。吾將示姊以物。亞妃立徑下曰。何者。聖格來曰。吾爲姊購得一女奴。因攜膩垢不滌之女。約八歲餘。其黑直透腠。理獰目射光如魅。一入房。闖遇物。怪視蠢駭。可笑。見精雅之物。輒張口嘻齒。白如編貝。頭上短髮垂垂。結小辮。狀似極難馴者。衣服既薄且破。佹儻醜厲。不堪寓目。亞妃立殊怏怏。謂聖格來曰。爾何爲購此奴。聖格來曰。爾嘗語吾不善馴奴。今得此奴。請老姊以德馴之。聖格來語既。謂小奴曰。爾試歌且舞。小奴聞命。目睫開闔。閃閃露光。其聲

尖銳衝喉而發張雙臂如鳥振翼足上下蹴踏不止唱已仰翻其身作滾斗既止叉手却立亞妃立無語似慍聖格來見亞妃立慍乃轉欣暢語小奴曰託弗收此卽爾之主母爾此後謹事之託弗收答曰諾目光仍閃爍四燭亞妃立曰聖格來爾購此胡爲者爾家奴不旣多耶人滿之患幾於遍地踐蹴者皆奴矣今晨吾起見牖下戶間縱橫偃臥皆是至闌干竅隙中均奴臥處爲累已甚今乃復增之聖格來曰吾不云乎須姊訓導之亞妃立曰吾事集不能作奴師聖格來曰姊恒以化人爲責今吾進一奴姊乃弗許意姊持論教人或特空言不爲實事亞妃立曰吾意蓋謂爾家更勿增奴如此而已非別有宗旨也聖格來曰適所言鹵莽已甚開罪老姊幸爲恕之實則此奴居小飯店中吾每過其前輒聞楚榜故以價取之吾思此奴尙聰慧可教因吾不能自教之故以累老姊亞妃立聞言乃曰此奴旣自苦毒中來吾試以善道語之或能自抵於善然奴膩垢已極聖格來曰以人來爲之澡滌可也亞妃立乃攜之入庖次大納見之

驚曰。主人乃以貲購此黑鬼耶。吾不令其在此。迦茵亦語其奴侶羅刹曰。吾安能與彼同伴。彼黑醜如是。乃真劣種。亞妃立見無人爲之洗滌。自燂湯沐之。乍脫其衣。而週身無完膚。迦茵見之曰。如此蠢物。適足憎人。託弗收似怒。而斗見其耳珥灼灼。注視不止。沐竟易衣。更理其髮。亞妃立見之。頗易舊觀。因問之曰。託弗收。爾年幾歲矣。對曰。未悉也。亞妃立曰。爾奈何並忘其歲。豈無人詔爾。爾母何氏。對曰。我乃不知有母。亞妃立曰。爾竟並母忘之。爾生何從。對曰。吾非人所生。亞妃立曰。爾蠢耶。何由以此報我。我豈與爾戲者。爾實語爾母。果何氏。託弗收正色曰。我實非母所生。亦不知有父。吾乃一黑人。飼吾以長。而轉鬻者。迦茵聞語大笑曰。天下竟有如是蠢物。亞妃立又語之曰。爾在舊主人許幾年矣。對曰。不知。迦茵曰。密司可勿窮詰此奴。彼黑種人。固蠢蠢如是。亞妃立曰。託弗收。爾知天主爲何人耶。託弗收張目四顧。經時不能答。亞妃立曰。爾知何人造汝以長。託弗收曰。是吾自行長成。亞妃立自念發問太高。宜不能答。因取其淺。

者語之曰。汝能紉耶。對曰不能。亞妃立曰。爾在舊主家中操何役。治何事。對曰。汲水滌器拭刀三事耳。亞妃立曰。舊主人待爾有恩意否。對曰。或恐有恩。此時聖格來倚於亞妃立所坐床背之上。語亞妃立曰。此奴尙有天真。苟以正道語之。足生其智慧。然亞妃立訓奴之法。每日必作問答數語。其餘則教之縫紉。教之讀書。究竟訓奴固有新法。而亞妃立居於羅馬古教之地。輒守舊法。不求新也。此奴面貌黔黑。奴僚多不齒之。以爲是亞妃立私人。動用刺譏。而亞妃立審其如是。亦時時置之左右。不令他適。亞妃立將房闔應爲之事。如洒掃拂拭。類類之類。匪不殷殷訓迪。晨起則令彼立其榻前。亞妃立自行摺疊翠被。令馴習之。謂之曰。吾寢處之處。均有常度。爾宜實心考究。須適如吾意。所安當。亞妃立指揮之際。而託弗收窺見枕畔有手套二。胸飾一。竊而藏之。旣藏則叉手立侍。亞妃立部署竟。乃端坐榻上。令託弗收曰。爾可循吾所教者。一一習與吾觀之。託弗收手法極敏。一如主母所詔。均無遺漏。亞妃立大悅。託弗收蹀躞之間。偶

揚袖忽露胸飾之帶。亞妃立瞥見，卽而觀之，怒曰：「此奴醜極，入門卽萌盜心，乃探袖取其胸飾。」託弗收，佯駭以爲此物何由入我懷袖。亞妃立曰：「臟在是，乃復飾說乎？」託弗收曰：「吾自信甚深，邇時實未見此非竊也。」亞妃立曰：「爾知天下唯謊爲大罪乎？」託弗收顏色弗變，曰：「吾言非謊。」亞妃立曰：「怙過如是在法宜答。」託弗收曰：「縱死亦不改口，安知非疊被時無心攏入袖中，或者主母置物于被摺中，咄嗟適落吾袖？」亞妃立怒其刁狡，以雙手握其肩而擺蕩之，狀若打者方搖動間，而託弗收懷中手套落矣。亞妃立曰：「爾試觀之，手套何爲亦入爾懷？」寧非竊乎？託弗收曰：「手套良是而胸飾萬非吾竊。」亞妃立曰：「爾若自承二物均爾所竊，則答或可免。」託弗收乃曰：「果如主母言，特吾此後永不更生竊疾。」亞妃立曰：「吾乍見爾往來營營，意必圖取他人之物，今若一並告我，則亦寬爾答責。」託弗收曰：「吾昨日偷得夜娃領巾來。」亞妃立曰：「此外猶有何物？」託弗收曰：「吾又偷得羅刹之耳飾。」亞妃立曰：「爾可速將出。」託弗收曰：「已燬之矣。」亞妃立曰：「爾又謊矣。」

宜答託弗收滾塵而哭曰。此物實已燬。無從得答我。至死亦莫出此二物。亞妃立曰。爾胡爲旣竊而復焚之。曰。彼咸斥我齷齪。吾恨之。故焚物以洩憤。紛辯間。夜娃斗入領巾。依然在頸。亞妃立問夜娃曰。爾之領巾何來。夜娃曰。此舊所服者。非暴易其新。姑問胡爲。亞妃立曰。爾昨日尙繫此乎。夜娃曰。吾睡時尙在頸。胡言昨日。亞妃立大怪不語。又見羅刹入而耳珥依然。亞妃立始大悟曰。如此奴者。何從教之。詰託弗收曰。彼二物咸在。爾言偷。復言燬。何也。託弗收拭目語曰。主母令嚴。必欲窮治此獄。故吾妄有所指。亞妃立曰。爾旣不偷。何因自污。爾知諱。無爲有。亦猶嚮之諱。有爲無。情罪均耳。羅刹曰。此種人安知眞僞。欲言竟言。漫無實際。若吾爲之主。則非處之死地不可。夜娃旁立語曰。羅刹。爾乃不顧同類。至是吾不能納爾言矣。羅刹曰。小主人安知奴之狡逞。舍猛撻外無良法。夜娃曰。止。爾勿語此。託弗收聞夜娃言大慚。羅刹曰。小主人恩意。乃與吾主人同一。以縱奴爲寬典。夜娃進立。託弗收前細觀其狀。此二人對立時。眞如天仙。

鬼魅對鏡。分數之差。何啻霄壤。夜娃凝立半晌。始語曰。託弗收爾。愚駭至此。眞天下可憐人也。爾來吾家。吾本欲以最貴尙之法處爾。成就爾爲善人。吾願以一切物資爾。爾此後更勿再萌盜心。託弗收從來未聞天仙化人之語。此蓋第一次發動其良心者。不禁淚聲落。旣而轉念之間。又以爲從幼至此。均受人壓制。天壤安有如是賢主人。俄頃間復以夜娃爲兒戲語。悠悠置之。亞妃立旣無術以悟此奴。後乃扁置空屋。徐俟其悔過。因謂聖格來曰。爾授我此奴。吾智盡能索計。亦唯用笞耳。聖格來曰。儘姊笞之。姊原有自主之權。亞妃立曰。不責無以成人。吾固思及此。聖格來曰。然。特此奴侍其舊主時。受者均鐵鞭。又屢經火叉創其身。彼嚴酷之刑。已安受之。區區一笞。究何足變換其腦質。亞妃立曰。然則奈何。吾始以爲一責可以萌悔心。今旣弗能。繼此又持何術。此種人吾目中殊所未覩。聖格來曰。姊固未見。而吾家羣奴。多半如是。究竟以何法療之。亞妃立曰。竭吾腦力。莫措一籌。聖格來曰。遷流至是。益無可救。嗣是爲主人者。愈

酷而爲奴者愈黠。吾不知所屈矣。吾第能不動聲色。冀其略有畏憚。吾保有天良。不至牴牾已耳。姊向者謂吾處奴非法。故吾貢一奴於老姊。使姊歷試奴質。當自知其難御。姊力不能化此一奴。愈知吾家羣奴一無可化之質。亞妃立曰。或且因爾爲主人。始有此難治之奴。聖格來曰。此種人生於地球之上。並未經開化。故成此狀。吾所以請老姊試之。亞妃立曰。吾此後當竭吾力以成就此人。亞妃立乃立一定之表。限以晷刻。督責託弗收。不令他逸。然託弗收讀書慧。倍於常童。無幾時。凡淺顯之文。悉能快讀。而鍼黹之事。則非所嗜。蓋野性難馴。如獼猴。一無靜穆之理。故不能耐此話計。有時強授以鍼綫。則鍼斷綫勞。必至於罷繡而止。而偶成之一二事。或藏諸地洞。或納諸牆隙。舉動飄瞥。如鬼蜮如眩。人不可捉摸。而其所本有之能。則短歌怪嘯。緣橦倒行。諸技聖格來家竟無人不知之者。方彼跳越翻騰。備諸醜態。離奴羣聚噪觀。卽夜娃亦常寓目。亞妃立防夜娃爲諸奴沾染。漸易其美質。故時時語聖格來。勿令夜娃雜羣奴而戲。聖

格來曰。無傷也。姊氏知夜娃性質。蓋有幽鬱之象。使縱觀羣奴戲弄。轉足以活潑其性靈。亞妃立曰。爾能保全夜娃。果不爲染豫耶。聖格來曰。若在他童。容或慮此。如吾夜娃。塵污何得遽侵。此女蓋出水新荷耳。驟雨密點。不能有一星之駐。姊又何慮。奴習之染。亞妃立曰。爾勿自信之深。若在吾。則萬不令彼不擇人而戲。聖格來曰。姊慮良是。特不可以方吾女。夜娃果足移易者。自少所被容接。無一正人而毅然不奪。今何慮乎。而託弗收者。狡獪尤出人意料。表其始來時。聖格來家衆。或目爲笨敝之物。尋爲託弗收所覺。凡輕藐之者。往往無意受重創。非暴失簪珥。卽于暗中爲物所梗。恣跌毀其面目。或人經樓下而樓上瀉水。如飛瀑淋首。滋髮種種惡劇。均託弗收所爲也。然人人意中咸知之。而特無左證。其始迦茵羅刹。不直託弗收所爲。遇恆切齒。而託弗收陽弗較。日浸潤于其主人。而二奴之寵。遂替自是以來。家人咸側目。不復挑釁于彼矣。亞妃立拘而喜潔。器物位置。咸有常度。託弗收一經寓目。悉審其部置所適。一切咸如亞妃立。

之意毫髮無忤。然性度無恆。不能持久。時時發其悖戾之性。又盡反其所爲。有時乘亞妃立外。出竊據其榻。以寢。亞妃立之枕內。實野鷺之羽。而成而託弗收。臥之。綻其縫。醒時。鷺羽牽粘其髮。殆滿時。或撥亞妃立之座。張衣被之時。或獨立巨鏡下。張頤聳肩。作醜狀。亦自怪其醜。乃大笑躍。一日取亞妃立肩衣籠頭。就鏡作山雞舞。亞妃立叱之曰。爾何爲者。對曰。不知也。但我好狡獪耳。亞妃立曰。我竟不能以良法處汝。託弗收曰。主母胡爲不見笞撻。若吾舊主者。自晨及夜。撻幾無算。今主母若令吾如約。非鞭不復自奮。亞妃立曰。爾能如律。何爲以鞭撻示威。託弗收曰。主母吾痼疾已深受鞭。或有奮發之日。于是亞妃立取鞭鞭之。而託弗收受鞭。復大哭求免。旣免。復與羣奴戲。且語曰。主母之鞭不能死。吾衣上之蝨。安能剝我膚。爾弗知吾舊主之鞭。鞭至血噴。如是纔謂之眞能御奴者矣。亞妃立定例。每遇禮拜之期。令託弗收至前行問答之課。託弗收應對如流水。亞妃立喜甚。聖格來曰。如此教奴。似非良法。亞妃立曰。導小兒應如是。

耳。聖格來曰：教者須令其本人會意。彼弗悟意旨。奈何。亞妃立曰：幼則弗知。寢長或有警覺。聖格來曰：吾幼時姊亦如是。詔我。吾年既長。猶不審姊言奧處。何也。亞妃立曰：吾弟知識。非吾所濬耶。方二人對語。託弗收凝立以聽。亞妃立語已。復告託弗收曰：上帝造人時。原人人付以自由之權。未嘗稍事侵辱。唯人人負戾至重。所以抑墜塵俗。託弗收聞言。似欲發問。亞妃立曰：爾欲何言。託弗收曰：主母言抑墜塵俗者。其即吾自硜脫溝省。轉徙至此魯意西愛納乎。聖格來聞言大笑曰：姊不授以旨。彼自能撮其要旨以對矣。亞妃立曰：弟何笑。笑則弗莊。吾何從以理匡此奴。聖格來曰：然。吾亦有事。當自去。聖格來既去。託弗收應對之語。頗如主人意。然詞氣浮妄。往往對此失彼。亞妃立再三詔之。卒不能改。聖格來聞言後。頗悅。託弗收時令其至作跳舞。亞妃立曰：吾悉心教之。爾則任情縱之。二主殊趣。教焉得行。聖格來曰：縱之固過。然觀彼活潑之狀。可以蕩悅吾心。亞妃立曰：如是。此奴敗矣。聖格來曰：此輩人雖教亦仍爾。老姊母乃徒勞。

亞妃立曰。爾購此奴。原使吾導之爲善。今復中梗。此輩趨惡易而勉善難。爾知之乎。聖格來曰。姊弗聞託弗收之自明乎。彼自以爲劣物耳。如是幾年餘。亞妃立勸懇不遺餘力。而聖格來往往縱恣之。以爲蕩心怡目之用。託弗收時或取戾。而聖格來時猶左右之。不令窘也。

第二十一章

箸書者曰。吾以上諸節。均敘聖格來事。今當覆述第十節中之人矣。蓋自湯姆行後。而湯姆家中之人。亦當見諸吾之筆墨。一日暑天近晚時。解而培大開樓窗延涼。自坐小榻。抽吸雪茄。愛密柳傍坐治針綫。而意欲有言。移時始語解而培曰。君知克魯之夫近有書至乎。解而培曰。吾意彼在南頗不惡。君能以其消息語我耶。愛密柳曰。彼近鬻一素封之家。主翁待之至厚。長日恆無事。解而培曰。此語足慰吾心。特患彼心戀南中。不更思舊主矣。愛密柳曰。彼書來告我。能以貨贖之否。蓋望歸如渴耳。解而培曰。此事最難圖。吾業屢敗。安得有此餘錢。

吾今日况味如在一湫積水之中。雖小石可以容足而往來蹴踏終難出此水。鄉貸甲還乙終始不復得當。將來全局大未可知。愛密柳曰。吾家職業紛如亂絲。不復有緒可理。君何不盡鬻其田產再售其牛馬。令宿逋一清。另立家業。解而培曰。此語突來可駭。君於硜脫溝可謂一偉出之閨秀。究竟於理財之術未精也。愛密柳曰。清逋核產計入爲出。於法似良。解而培曰。更勿出此議。君須知吾事千頭萬緒。必無清理之日。愛密柳歎息自念曰。吾業垂壞。安有餘貲贖奴。湯姆不歸。彼克魯母子之難。殊不堪一一寓目。因謂解而培曰。據君言。則斷無餘貲以贖湯姆。彼克魯之悲啼萬態。當又何術解之。解而培曰。以吾近狀卜之。似湯姆萬無珠還之日。君可與克魯言。湯姆南中已有所嚮。此間可以更擇一人爲配。愛密柳曰。解而培。吾平日詔奴。必告之以天經地義。故奴之婚配均衷以禮。世詎有爲主人者。婚姻可以禮成。若奴者。竟以苟合終耶。解而培曰。愛密柳奴之程度至卑且陋。君安能以天下禮制匡正其人。愛密柳曰。吾據聖經以

爲訓。語語悉非杜撰。解而培曰。君尊聖經。吾焉敢置辨。然以正理望奴。究與吾意左。愛密柳曰。吾已許克魯夫婦矣。萬不忍自食其言。苟必不得當。則吾將廣收生徒。教之。取其脩脯。儲爲贖奴之用。解而培曰。君降爲教授。將自低其門閥。愛密柳曰。吾以脯脩贖奴於聲價。何貶人而反汗不實其言。不知聲價之貶。爲何如矣。解而培曰。君聰明絕人。然未行此事之前。願君熟思其利弊。此時克魯入呼。愛密柳曰。主母試臨視。熟雞火候如何。實則其意殊不在雞。將引愛密柳出。與語他事。愛密柳既出。克魯笑謂愛密柳曰。屬者主人主母籌畫湯姆事。而苦無錢。吾思之易耳。言已復笑。愛密柳曰。爾語何事。吾未之悉。克魯曰。人家有遣奴別役。而取其力值者。愛密柳曰。爾何爲言此。克魯曰。吾無他意。唯昨聞珊畝來言。魯意微而省有素封家。將覓一傭奴治餅。每禮拜得力值四圓。綜一月四禮拜計之。可得十六圓。愛密柳曰。爾意安屬。克魯曰。吾意當賣傭於彼家。令吾長女賽柳肩吾之任。愛密柳曰。爾行子女安置。克魯曰。賽柳長矣。能自治其

身。吾之幼子亦溫馴。似不待照料者。愛密柳曰。爾知魯意微而距此竊遠乎。克魯曰。無傷。或且與吾家老蒼頭所居密邇。愛密柳曰。相距猶千餘里耳。克魯聞言。怏怏。愛密柳曰。爾行雖遠。而見夫之日轉近。吾將爾力值一一攢拾而藏之。爲贖爾夫地。克魯此時面目如過雨之天。晴暉燦爛。滿頰均笑容。因曰。主母深恩如天。將來食報必遠。吾非致其死力傭作。則此老蒼頭亦萬無歸國之期。然吾旣去。主母可勿爲吾懸懸。吾能自珍衛。以報主母。第一年之中。有幾禮拜。愛密柳曰。凡五十二禮拜。克魯曰。一禮拜四圓。綜一年可得幾圓。愛密柳曰。二百零八圓耳。克魯大笑曰。安得如此之夥。第吾操作幾年。可以生致此老蒼頭。愛密柳曰。當以五年爲期。然爾不必如期操作。吾有餘貲。必將助爾。勿容取足於力值。克魯曰。主人之意。或不謂然。愛密柳曰。爾勿懼。吾必踐吾言。第爾行在何時。克魯曰。尙無定期。視珊畝爲斷。然珊畝不日躬赴下河販馬。苟主母一諾。吾明日卽與珊畝同行。唯欲得主人一踰渡津梁之牒。尙須薦牘一通。愛密柳曰。